

## 浅谈肯明斯的画诗

袁若娟

爱德华·埃斯特林·肯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是一个颇引起争论的美国诗人。“怪”、“玩花样”是国内评论界对肯明斯的诗最主要的评价。美国批评界对其也有贬词。随着肯明斯创造的新的诗歌形式的日臻完善,批评界的评论也随之升格,较具权威性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认为,他“创造了灵巧的诗歌形式”。<sup>①</sup>1925年肯明斯获《日晷》杂志的诗歌奖。1955年获“全国图书奖”。1957年获美国权威性的波林根诗歌奖和波士顿艺术节诗歌奖。

肯明斯不但是一个卓有成就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位专业画家。他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画,在哈佛上大学时,在绘画上化费了大量的时间。他这时的画,对立体派、野兽派、未来主义的风格生吞活剥,因此带有幼稚的摹仿的痕迹。1925年他去巴黎学习绘画,与一群年轻的先锋派艺术家过往甚密。终其一生,他一直是白天画画,晚上写诗,徜徉流连于诗与画这两个艺术领域里。早在1913年,他就已开了个人画展,同时还撰写了艺术论文“CLOWP”(题目是由“木炭”、“墨水”、“油”、“彩色水”、“画”等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成),阐述他的艺术主张。在某一次画展期间,出版商注意到了他的“画与他的诗中复苏了的兴趣相符合”,<sup>②</sup>于是就出版了他的《诗集》(1938)。

肯明斯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先锋派画家。他尤其对立体派推崇备至。绘画的实践给予他的诗歌创作很大的影响。他把自己的称诗

为“画诗”(poempicture),认为“五十多年来,绘画和写作一直是我的双重困扰。”<sup>③</sup>甚至在写给他的编辑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的诗基本上都是画。”<sup>④</sup>

美国一部分评论注意到了肯明斯诗歌的这一独特风格。詹姆斯·P·道哈蒂(James P. Doherty)认为,肯明斯“把立体派的精神渗透到遣词造句之中”。<sup>⑤</sup>罗西渥斯·M·基德(Rushworth M. Kidder)说:“很清楚,他想用处理画幅的方法来写出他的诗”。<sup>⑥</sup>《美国当代文学》把肯明斯视为美国“具体诗人”(Concrete Poets)的先驱,认为他们“强调诗歌经验的视觉性质”,“与先锋派绘画更为接近”。<sup>⑦</sup>国内评论基本上没有注意到这个方面的内容。

本文拟就肯明斯诗歌的绘画风格作一具体的论述。

首先,肯明斯把绘画艺术的原则、手法引入了诗歌创作,写出了大量不但能听、能想,而且能够具体“看到”的诗。

欧洲传统的艺术理论认为,诗属于心灵,画属于自然;诗是听人朗诵、供人想象的,

①②《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纽约、伦敦1977年版第1311页、1313页

③④基德:《双重的困扰》: E. E. 肯明斯的诗与画》第242页第244页

⑤道哈蒂:《E. E. 肯明斯的〈巨屋〉》载《美国文学作品的里程碑》1969年版第325页

⑥基德:《双重的困扰》: E. E. 肯明斯的诗与画》第245页

⑦伊哈布·哈桑:《美国当代文学》(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0页

画是让人看的。肯明斯遵循了欧洲绘画最基本的原则，用象形的形式，借助印刷术的帮助，把印刷符号变成了可见的图画，使诗歌绘画化。《落叶》是一首曾经使人瞠目结舌的“怪”诗。其实，这是一首典型的“画诗”。肯明斯把诗中仅有的两句话，“一片叶子落下”，(a leaf falls)和“孤寂”(loneliness)交叉在一起，拆成九行。前八行基本上都是两个字母，直到最后一行以五个字母结束，造成了一种鲜明的视觉印象，即一片叶子缓缓落下，最后横亘在地。肯明斯在《明亮的》一诗中，把“星”(star)一词表现为S? ??、St? ?、Sta? 、Star、? ? ? ? Ht? ? ? ? T，分别出现在诗的2、5、7、9、13行中，造成了星星从云层中逐渐显露，然后又隐去的印象。总之，肯明斯的很多诗“在传统的声音和感觉的结合之中，又加上了视觉的因素。”①

肯明斯的诗还采用了立体派的绘画原理，表现了立体派绘画的内在风蕴。

在立体派看来，事物的内在真髓不能从固定的、静的方面去观察，而要从动的方面出发，同时去感知一事物的一切方面，然后再把那事物所有的面都表现出来。显然，用传统的写实手法是不够的，必须“破坏眼前对于物体所获得的统一印象，根据严格的科学分析——即形、线、色彩、光线及它们对于平面的分析方法，才有可能找出物体的基本形体和色彩。”②也就是说，首先要粉碎事物，然后再从这已经粉碎了的各部分上去求得理解，按照“形象的自由联合（一种视觉想象的构造）”③（着重号原文有），重新联络成复杂的构成体。同时，在观赏者那里，需要他们用自己的意识和想象把呈现在画面上的断片重新组成确切的物象。肯明斯用立体派的绘画原则写诗，用形形色色的方法分割文学的基本组成成份——字词句，让读者用自己的视力和想象重组诗的意象。

拆字的方法，肯明斯把“跳跃”(leaps)一

词拆开排列在四行中，来表现蚱蜢的大幅度跳跃。《蚱蜢》在《他是如此小巧》一诗中，肯明斯把主角的名字“吉米”(jimmy)拆成了六行，分别表现为“j/ji/jim/jimm/jimmy”，给人一种雀跃蹦跳的感觉，从形式的角度塑造了吉米这一丑角演员活泼滑稽的形象特征。在《我的甜蜜的往昔等等》一诗的最后一个诗节中，两次把“等等”(etcetera)拆成et和cetera两部分，排列在两行中，放慢的诗的节奏，暗示了那个躺在泥淖里回忆往事的可怜士兵正在被死神攫走，生命慢慢中止的意境。

合并字词的方法。肯明斯经常把本来应该分隔的字词连在一起组成一个新词，从而造成一种新的意象。他把water(水)、smooth(光滑)、silver(银色)合成了一个新的形容词(watersmoothsilver)来描述传说中的牛仔英雄勃弗罗·比尔坐骑的毛色，就象奔泻的银色水流。他又把pigeons(靶)，just(正)、like(象)、that(那)合成了一个词(pigeonsjustlikethat)，表现了神枪手勃弗罗·比尔的速射就象来不及停顿的话语一样快，一个英俊潇洒的绿林好汉跃然眼前。《勃弗罗·比尔》肯明斯把孩子们的名字连在一起：“爱迪和比尔”(eddieandbill)，“贝蒂和伊莎贝尔”(bettyandisbel)，表现他们厮缠在一起玩耍的天真状态。

“留白”(empty space)的方法。这是绘画构图中常用的一种手法。在绘画中，空白不等于哲学意义上的“无”，而是能够引起观赏者沉思遐想的无限的“有”。肯明斯是个画家，自然深得个中三味，并且把这种方法巧妙地运用到诗歌创作中。《正是——》最为典型：

①李达三主编：《康明思的诗》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

②《欧洲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

③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正是——

春天 世界泥土

芳香 小小的

跛脚卖气球的人

口哨声 远 且弱

爱迪和比尔跑来了

玩着弹子

扮演海盗

这是春天

世界是奇妙的水潭

古怪的

卖气球的老人 口哨声

远 且 弱

贝蒂和伊莎贝尔舞着来了

跳房子跳绳子

这是

春天

而

那个

山 羊脚的

卖气球的人 口哨声

远

且

弱

在这首诗中，肯明斯大量运用“留白”的方法。“口哨声 远 且弱”第一次出现，上下空行，仿佛是远处小点状的气球正在渐渐临近，还能听到那嘘嘘的口哨声。诗句第二次出现，间隔比较紧凑，这个卖气球的跛脚老人已经来到了眼前。第三次出现，诗行排列更松散，留白更多，他已经静静地离开了。“山羊脚”又暗示了希腊神话中的牧神

和春之神潘，春天即将统治大地。

肯明斯还运用了印象派的绘画技巧，写了一些光色交融，意境优美的“画诗”。

我们来看一首描写日落的诗：

刺眼的

金光

爬上了教堂的塔尖

银辉中

升起晚祷的唱诗声

洪钟与玫瑰一起轰鸣

大钟狠亵的肥胖 高空中的一阵

风

正拽着

那

梦

的

海

——洋

（《日落》）

这是一幅日落时的光色变幻图。太阳即将隐去，斜晖聚集在大教堂的尖顶上，反射着闪闪的金光。阴森的教堂里，银色光束与晚祷时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袅袅缕缕，不绝于耳。巨钟轰鸣，带动了钟楼上的玫瑰状花型，仿佛是巨钟和玫瑰一起震荡，又仿佛是钟声与玫瑰色霞光一起飞舞。钟声渐逝，和着轻风，带着太阳的最后一束光，溶入了宁静的海。

比较一下莫奈的名画《印象·日出》。纯净湛蓝的海面上升起了一轮色彩朦胧的太阳，濛濛的晨雾装扮着万物，一切都失去了清晰的轮廓，色彩在不停地变幻，光在轻快地跳动。这不仅是一幅画，还是光与色的交响曲，一首融注感情的诗。而肯明斯的《日落》诗，追求的也是这种光与色交相辉映的效果。同样写色彩的变幻，同样有跳跃的动感，同样有不很清晰、尚能辨认的事物。光与色交织映衬，声与色交缠飘摇。这是洋溢着

（下转第109页）。

换于坊里之中。在农村，商人势力的伸入，则出现了草市、行市、亥市、腊市、山市、集、墟等各种定期集市和鱼市、菱市、蚕市、扇市等专项物品集市。

再次，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影响到了唐代的政治结构。其一，商人对唐政府和藩镇之间对峙局面的出现有相当的影响。唐中期以后，政府与藩镇之间势均力敌，而商人在经济上予双方以一定的支持。商人在经济上既支持了藩镇，又支持了政府，这对唐代中期以后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政府之间对峙局面的出现提供了经济条件。其二，更重要的是，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影响和冲击了唐代士大夫阶层的等级与门阀观念。使得清浊分明的士族阶层发生了瓦解。

商人的入仕，使得官僚队伍的成份开始发生变化，而一种新兴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

此外，商人对唐代的财政、外贸、宗教、医药、文化事业等方面都作出了许多积极的作用，在此不一一论述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唐代后期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得商人阶层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日渐增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商人开启了宋朝以后新型商人的发展方向。尽管从本质上说，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决不可能打破封建的生产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商人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业发展史上，却是占了承上启下的一席。

（上接第70页）

诗意的画，又是饱含着画意的诗。基德认为，肯明斯的这些诗“表现了一系列被超视觉的性质渐渐充实了的意象”<sup>①</sup>。也就是说，这些诗已经不再单纯表现视觉印象了，而在追求更高的诗的境界，他名之为“超视觉性质”。

综上所述，肯明斯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中，不倦地追求着它们之间的统一关系。他广泛地涉足于音乐、绘画和诗歌，“对这些

艺术之间的深层关系看得那么清楚，所以，他在表现一种艺术原则的时候，自然地也涉及了他所发现的另一种艺术原则。”<sup>②</sup>肯明斯的独特性就在于他把多种艺术原则融为一体，无论他写诗，或者作画，都会自然地表现出一种统一风格。

<sup>①</sup>基德：《双重的困扰：E. E. 肯明斯的诗与画》第259页

<sup>②</sup>基德：《双重的困扰：E. E. 肯明斯的诗与画》第257页